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善用手机

贵的东西,把我们变成受它管制的“傀儡”。大家似乎不再具有聆听的耐心了——时常看到这样一种场景:学完网课的主讲者在台上滔滔不绝地分享专业知识,台下的人却表情各异地在玩手机,看视频、短短信。

【横眉冷对】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普朗克的保守和革命

从任何角度看,物理学家普朗克都是一个持重、谨慎、保守的人。造就普朗克历史地位的是他所创立的“量子理论”,以及在创立这一理论时所提出的“普朗克常数”。历史对此的记载是,他是在相当不情愿的情况下得出“量子”结论的。

【不知不觉】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冯骥才的两支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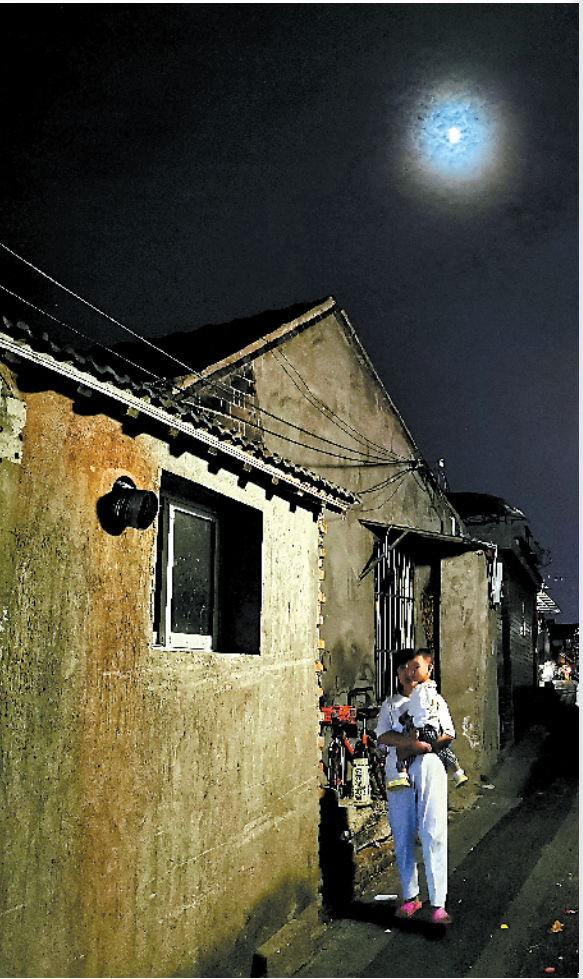
多年前为《收获》编过一本《大家说收获》,代序的是冯骥才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写道:“至今清晰记得1978年中国社会尚未完全解冻之际,我的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在北京一家出版社里受阻,搁了浅。

月夜盼归 口图/文 姚风[澳门]

中秋之日的前夜,月亮已经是夜晚的主题了。我跟随着它,在扬州东关街附近的居民区任意行走。在一个杂乱的巷口,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在张望,她是在等待归来的亲人吗?那轮清瘦的月亮令我本能地产生这样的联想。于是我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个场景——

●随手拍

明月高悬,但它是从人开始的它是一笔债务它是必须期待的又一次盈满必须叫孩子知道它的无用和必需必须等到离家的人彻底归来



“随手拍”手机摄影征稿

本栏目向广大读者征集用手机拍摄反映当下时代精神、有当下时代气息的普通人精彩瞬间的照片,来稿请附上100-200字的简短文字,投稿邮箱:ycwbwyb@163.com。稿费从优。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藐视绩点的资格

这波声讨“绩点”的大学舆论热潮,很像前些年媒体讨伐收视率、阅读量、发行量时的情绪,一副“忍够了”的集体愤怒。新闻评论课第二次作业,很多同学都写到了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绩点,大家所表现出的复杂感受,既恨其泯灭了自己的兴趣,让成功压倒了成长,在极度竞争和同伴PK的消耗中“卷”得精疲力竭,又觉得绩点作为大学的一种筛选和竞争机制无可厚非。

【含英咀华】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乡愁的滋味

香港的疫情起伏不定,我没有从深圳过境到香港已有九个月。长久离港,害起“乡愁”来了,是舌尖上的“乡愁”。我不是美食家,生活小康,在香港的茶餐厅吃“祭五脏庙”,或从容进食,称得上价廉物美。一碟蚝油菜心只费十余港元,如果在五星级酒店的餐厅,价钱在十倍以上。某心吃来称心,云吞面呢,狼吞虎咽起来,更会面露如意之色。

西来的咖啡,可配西来的三明治,当然还有牛排、沙拉。油菜对沙拉,牛杂对牛排,云吞面对三明治,寿眉对咖啡,真是有趣的配对。茶餐厅里还有陈村河粉,有意大利面;凡此种种,菜单上品类繁杂。茶餐厅还不至于创造力。中国人喝茶原本不加牛奶,洋人在喝红茶时加了,香港人于是也喝奶茶。港人炮制奶茶时创意十足:各茶餐厅自有“秘方”,作最佳的各种香料组合。茶餐厅可口可乐的香浓奶茶,又名港式奶茶。创造性和合璧性升级,于是有港式奶茶和西式咖啡同杯的“鸳鸯”。

【如是我闻】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头脑里的私货

今晨读余光中(1928-2017)1962年写的一篇文章《翻译与批评》,在谈到他要从美国回台湾的时候,他写道:“方以直先生说,他愿意在松山机场欢迎浪子回来。他的话很有风趣,可是他的原意,我想,不会是指那些在海关检查时被人发现脑中空空囊中也空空的赤贫归侨吧。”我想余光中先生的典故出自德国作家海涅(1797-1856)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吧。

本不是“天上王国”,当姑娘正在弹唱时,诗人受到普鲁士税收人员的检查。诗人嘲笑那些翻腾箱子的蠢人:“你们什么也不能找到!我随身带来的私货,都在我的头脑里藏着。”海关人员是没有办法发现入关者是否在脑中携带“危险品”的。余光中先生反其意而用之,意思是说,海外归来的人尽可囊中空空,但却不可脑中空空。

狂草书家白狼: 书法审美在乎情绪 而不是认字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白狼,原名裴群良,笔名白狼,别号白阳山人,高号白桦园居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2013年曾于中国美术馆举办“大风起兮云飞扬——白狼书法展”,展出草书作品80余幅。



白狼书法作品

从鸳鸯江到珠江、钱塘江 她经历了什么? 黄咏梅作品研讨会在梧州举办

从桂林而下的桂江与从贵港而下的浔江,至广西梧州段汇流。桂水碧而浔水黄,两江交会似鸳鸯戏水,这一景观被当地人称为“鸳鸯江”。9月27至28日,由广西梧州市委宣传部、《南方文坛》杂志、梧州市文联举办的“从鸳鸯江出发——黄咏梅作品研讨会”即以此命名。

9月28日,“南粤丝路公益艺术万里行暨文化与经济振兴研讨会”在广州市黄埔区沁园举行。该院院长白狼在全国各地及海外多个国家举办过个人书法展,此次现场也展出了他与辜慧龙的书法联展。在白狼看来,书写草书就是书写大自然,他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无拘无束,也正是自己性格的真实写照。

白狼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狂草的特点是狂放大气,形散神不散,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草书是书法门类中最不容易写的,草书的最高境界是完全打破了字距行距,只见线条不见字形。

书法是一门历经千年的古老艺术,当代人的欣赏习惯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白狼认为,今天的书法实践除了从传统中吸取精髓之外,还要融入本时代的精神状态。近年来被业界热议的“丑书”,实质上不“丑”,更是一种对于当代审美和现代书风的探索。

书法,是将汉字赋予生命的过程

羊城晚报:什么是好的书法? 白狼:我对书法的理解是这样,书法是天才的艺术,如果不具备天赋,只是碰一碰,搞不了。特别是草书,草书得具备戏曲、舞蹈、武术、音乐、哲学等方面的积累,尤其是哲学方面的涵养,没有哲学思想,整幅作品的谋篇布局就难以实现。我所定义的书法,是将汉字赋予生命的过程。书法作品最后是有灵魂的,不是说在一张白纸上,拿毛笔蘸上墨汁划来划去就是书法了。

对于书法来说,不要求把每一个字都写得好看……电脑打印出来的字也挺好的,但那是书法吗?书法的门槛看上去比画画要低,毕竟不是任何人画画都能成为画家,但写几个字似乎就自以为是书法家了。现在的书法圈子里,有的人十年前的字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才气。

欣赏草书也需要才气

羊城晚报:什么样的艺术才是好的艺术?什么书法才是有灵魂的呢? 白狼:雅俗共赏才是好的艺术,艺术家的创作要让大家都喜欢起来。评价书法,不以看不得懂懂为标准。如果一件书法作品挂在厅堂上,让看见的人感到激动,即便观众没有全明白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只要观众从而产生了情绪,就是有灵魂的作品。书法是让作品和观众双方相互产生影响的艺术。要是观众看懂了具体的字写什么,但没有产生任何情绪,无动于衷,那么也不算好的书法。

“丑书”也不能算草书

羊城晚报:在现在的收藏市场上,书法是怎么定价的? 白狼:我们现在应该是按尺幅来算的,和国画一样的方式。但可能会有人认为,书法的创作周期较短,这样计算不合理。但其艺术品的定价,不能从创作周期来计算,不是谁创作得久,就含金量高。

白狼:为什么书法要来临古?就是相关的意识、观念在过去上千年中已经定型了,需要一定的程式化。比如戏剧中,节拍和布局是规定好的,如果不按这种程式表现,就不是戏剧了。对于书法来说,既要传承道统、取法高古,但如果只和古代的天才一模一样,才走了三成的路。

在我看来,最终的走向还是要写出个人的风格。古人的书法艺术各有千秋,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我想,如果能把自己书法中的精彩部分蕴涵到自己笔下,然后随性写来,估计会出现一种新气象。

羊城晚报:书法界很长一段时间的

都谈论“丑书”,一些人持批评态度。白狼:“丑书”是中国当代书法界的一种现象。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些有造诣的书法家在探索当代书法。在国外,尤其是日本和法国,就存在一种现代书法,其特点就是不采取抽象的线条来构成字体。